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

第一一九回 臥牛山小英雄聚會 上院衙沙員外獻圖

《西江月》曰：俠義勤勞恐後，武夫踴躍爭先。畫成卦象幾何天，特把陣圖來獻。勉勵同心合意，商量執銳披堅。大家聚會院衙前，演出英雄列傳。

且說雙錘將郭宗德出世以來，沒有見過這個樣的寶物，那麼壯的錘把，「噲啾」一聲，錘頭落地。不敢往西，直奔正北。一看正北合歡樓烈焰飛騰，火光大作。他一瞧大樓一燒，這可真動了心了。本是一個窮漢出身，全仗著他女人掙了個家成業就，連鋪子帶買賣這一下子全完了，怎麼會不疼？可巧迎面之上站著一個白人，細瞧著個老道，念聲「無量佛」，也是拿著一口二刃雙鋒寶劍，也是耀眼爭光，奪人眼目，心中暗付道：「將才遇見那麼一口寶劍，難道這口和他那個一樣？不能罷。」自己使了個單鳳朝陽的架式，錘打悠式往下一拍。老道往旁邊一閃身子，寶劍往上一托，就聽見「噲啾」，同前番一個樣——「噲」，削折了錘柄；「啾」，是錘頭落地。丁二爺到腦後摘巾，「嗖」就是一寶劍。雙錘將大哈腰，真是鼻子看看沾地，這才躲過去了。

剛往上一起，「叭」，腮頰骨上釘了一鏢。過雲離兩鏢未能結果他的性命，癩頭龜仗著皮糙肉厚。錘腦袋是沒有了，淨剩了兩根鐵擗麵杖了，捨不得扔。他把兩錘柄並在一隻手中，一隻手往外拔鏢。往南一跑，不行，有丁二爺等著哪；往北又跑，有雲中鶴、柳爺堵著哪；東西兩邊是牆，他又不會高來高去。這才叫身逢了絕地。並且還有過雲離朋玉、也不管打得著，打不著，他還得留神暗器。地方又窄狹，一著急，拿著手中的鐵把打將出去。蔣四爺說：「好了，撒手鏢扔出來了。」如何打得著？魏道爺往旁邊一躍身軀，幾乎沒打著柳爺，柳爺也往旁邊一閃，可就閃出道路來了。癩頭龜也從個空兒裡躡出去了。蔣爺說：「要跑！」魏真說：「跑不了！還是拿鏢打他。」過雲離朋玉真就拿鏢打他。自然是郭宗德聽見說「暗器」二字，總得留神。他淨留神過雲離朋玉的暗器，沒想到雲中鶴一回頭，早就把鏢打手中一托，等著癩頭龜一回頭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正中頸喉咽喉，「撲哧」，死屍腔栽倒在地。眾人一喜，蔣爺說：「咱們也快走哇！不然，前後火勾在一處，咱們也跑不出去，也就成了焦頭爛面之鬼，烽火中的亡魂。」

眾人說：「有理，就此快走罷。」

一個個撲奔正東。到了正東，一個個越牆出去，眼瞅著是火光大作。智爺說：「今晚間這個人命不少哇。」柳青說：「智爺這麼有能耐，今夜死了這些人，叫本地面官不背案？」智化說：「我可沒那個能耐，你有那個能耐嗎？」柳青說：「我就能夠，再多些也無妨。」智爺說：「我領教領教。」柳青說：「我們這得了點東西，也是活該。」

就把得了這封書信的言語學了一遍。智爺說：「這可是活該。書信現在那？」雲中鶴說：「現在我這裡。」智爺說：「那就得了。」雲中鶴說：「你瞧瞧不瞧？」智爺說：「回頭有多少瞧不了，何必這時候瞧？走罷！」隨說隨走。

就聽見後面亂嚷，又是起的火，又是救火的人。救人的人抬著救火的物，敲著鑼，到這一瞅說：「他們家選用咱們救人？癩頭龜行陣雨就得了。」大家一半取著笑，一半各自歸家去了。雲中鶴魏真、白面判官柳青、黑妖狐智化、蔣四爺、丁二爺、過雲離朋玉等，大家歸奔朱家莊。看看來至門首，早有許多人在門前張望，連溫員外俱到門首。

朱德讓南俠、北俠將回來，到了家中庭房之內，展爺解開了搭包。朱德細問名姓，展爺把已往從前細述了一遍。朱德跪倒，磕頭道勞。少刻，甘媽媽亦到了，兩乘轎子，沈中元保護回到朱家莊下轎。朱德跪下，與母女兩個磕頭道勞。蘭娘道個萬福，將要說話，甘媽媽說：「有話裡頭說去。」又與沈爺道勞，沈中元說：「自家哥們，如何提著道勞呢？」往裡一走。溫員外倒要給甘媽媽、蘭娘兒磕頭。甘媽媽說：「你的女兒是我乾女兒，我的女兒也是你的乾女兒，他如何擔架得往呢？」算施了個常禮。又與沈中元道勞。到了裡邊，見南俠、北俠行禮。就有一件，蘭娘兒回來就得歸後面去，不能見北俠，都有甘媽媽與北俠說明白了，等著過門以後再見，此話暫且不表。

家下人進來報道：「眾位老爺到了。」連溫員外俱都迎接出去。看見由西邊奔出門首來，有家下人指引了，朱德衝著大眾一跪，溫員外也就在一旁跪下。內中有蔣四爺說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。」智爺道：「裡邊去罷，有什麼話，裡邊大家再議。」進來更換衣巾。朱德、溫員外挨著次序道勞一回，吩咐擺酒，大眾落坐。朱德、溫員外每人敬三杯酒，然後敘話。雲中鶴就把書信拿出來，讓大伙瞧看一回。內有智爺、蔣四爺給展爺出了個主意，也不用上縣衙那裡去，公然就上知府衙去。展爺說：「知府送大人尚未回來，此刻不在衙中，去也是往返徒勞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叫你去，你只管去。我們和知府一同分的手。大人吩咐文武官員回衙，不必護送。我們到了此處，難說他還到不了衙署？」智爺說：「行了，明天早起就是這麼辦。」天氣不早，殘席撤去。甘媽媽歸後安歇。溫員外也在此處，大家睡醒。

天交大亮，大家淨面吃茶。展爺就拿了書信，帶本家一名從人，也沒有馬匹，辭別了大眾，投奔知府衙門，書到此處，就不細表。看看快到銅網陣的節目，焉有工夫淨敘這個閒言。

到知府衙門，見知府說明來歷，隨即將王爺書信交與知府。知府立刻行文，調朱文一案，帶信去讓知縣聽參。隨即將朱文帶回知府衙門見知府。展爺當面謝過知府。知府命展爺將朱文帶回朱家莊。見大眾，給大眾磕頭道勞。智爺讓甘媽媽上襄陽，到金知府衙門找沙鳳仙、秋葵，一同回臥虎溝。甘媽媽點頭。大眾起身，讓朱文、朱德一同前往。

蔣爺說：「大人正在用人之際，豈不是後來出頭之日？」朱文、朱德自愧無能，執意不去。兄弟二人給眾位拿出許多銀兩，以作路費，大眾再三的不受。

大眾一走，然後甘媽媽、蘭娘兒一同上襄陽。溫員外回家，也把女兒接將回來。知縣被參，另換新知縣。郭家營郭宗德家房地畝，以作抄產，所有的死屍掩埋，崔德成家內無人，並無哭主。諸事已畢。

單提大人有眾多人保護，上了太平船，文武官員，大人擺手，個個叫回衙署，護送兵丁一概不用，就是大眾保護大人到武昌府。北俠、南俠俱都趕上大人的船，又上船見大人請罪。早有人與池天祿送信。武昌府知府池天祿聞報，會同著二義韓彰、公孫先生、魏昌、盧大爺、徐慶、龍滔、姚猛、史雲、徐良、韓天錦、白芸生、盧珍大官人、胡小記、喬賓。原來他們這些人是芸生先到的，騎著馬，馬快先到了武昌府，見二義韓彰。

後來的是大官人、韓天錦、盧珍，帶著一車子鐵器。二義韓彰把鐵暫且入庫。隨後又到徐良、胡小記、喬賓，見二義韓彰，各說來歷，就不細表了。

這日遠探來報，大人歸武昌，一個個整官服迎接大人。知府帶領同城文武官員，出了武昌府城門外，一同來到水面，迎接大人，請大人下船。二義韓彰、公孫先生、賽管輅魏昌、池天祿、玉墨見大人道驚請罪。大人就把沈中元的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眾位何罪之有？」然後再見大官人帶著白芸生、韓天錦、盧珍、徐良、開海雲龍胡小記、喬賓見大人。大人連大官人都不認的。有二義韓彰挨著次序，一一的把他們體身之事說了一遍。大人一見這些人，高高矮矮，相貌不同，也有白面書生，也有醜陋的豪傑。見他們虎視昂昂，搓拳摩掌，各各全有不平之氣，恨不得此時與襄陽王打仗才好。大人一見這番光景，不由的歡喜贊歎，與老五報仇，正在用人之際。岸上預備著轎馬，大人棄舟登岸。後面眾人是擁擁塞塞，直奔上院衙門。

大人轎子一走，玉墨的引馬，後邊就打起來了。什麼緣故？認得的都見禮，不認得的，或韓彰，或智爺，或蔣爺給見見。單單的有韓彰與徐良見他父親，令人看著難過。

未見之先，徐良就緊打量他天倫，自己聽著娘親說過是怎麼個樣式，並且早托付下韓二伯父了，天倫要是來了，讓他給見見。韓二爺說：「三弟，給你們爺們兩個見見，這是你兒子，你不認的？」徐三爺一聽一怔。徐良過去說：「天倫在上，不孝的孩兒與

你老人家磕頭。」徐慶說：「起來罷，小子。」用手一拉徐良，上下緊這麼一瞅。盧爺說：「三弟好造化。」徐慶說：「小子，給你與眾位見見，這是你大大爺。」徐良過去說：「伯父在上，姪男有禮。」盧爺用手一攙：「賢姪請起。」徐慶說：「給你二大爺見過了？」徐良說：「見過了。」徐慶說：「這是你蔣四叔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哥幾個瞧瞧，三哥憨傻了一輩子，積下了這麼一個好兒子，真不愧是將門之後。」徐慶說：「讓你哥們恥笑我。」蔣爺說：「怎麼？」徐爺說：「人家的孩子都水蔥兒是的，瞧我們這孩子這個相貌，看他這個樣子就沒造化。」蔣爺道：「據我瞧著更有造化。」徐三爺說：「你們哥們瞧著這孩子，像我的兒子不像？可是我打家裡出來的時候，他娘身懷有孕，今年算起來整是二□餘年，正應這孩子的歲數。我瞧他這個相貌，可不像我的長相，這麼兩道不得人心的眉毛有點不像，可就是這嘴像我的四字口。」蔣爺說：「三哥，你還要說什麼？胡說八道。」盧爺說：「你再胡說，我就給你嘴巴了。」

語言未了，就聽那邊就嚷起來了，二義韓彰一腳將小諸葛沈中元踢倒，上前去用手一揪胸膛，回手就要拉刀。雲中鶴扭頭一看，念了聲「無量佛」，說：「這是怎麼樣了？」蔣爺看見，叫大爺、三爺把二爺拉開。蔣爺親身過去，勸沈中元。小諸葛沈中元無微微的冷笑，說：「你就是這個能耐，姓沈的不懼。」韓二義說：「你把大人盜去，要我們大家的性命，你如今還敢把大人送回來，韓某與你勢不兩立！」說畢，也是哼哼的冷笑。蔣爺勸沈中元說：「沈賢弟，咱們可是君子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。先前咱們是怎麼說的？今日可到了，將才只顧見我們徐姪男，還沒容我說話哪，你們就鬧起來了。還是看我。」

徐良也不知是什麼事，先給師傅磕頭，給師叔磕頭。蔣爺一套話安置住了小諸葛，再勸二義韓彰，說：「二哥，你不是了。沈爺把大人盜走，可是他的不是。你和三哥，你們不是在先，他的錯處在後。我這個人，一塊石頭往平處裡端，沒親沒厚。拿鄧車，準是你們哥兩個拿的嗎？人家棄暗投明，說出來王府人，特來泄機，你們不理人家，故此他才一蹶腳走的，他才把大人盜將出去，訴他不白之冤。其錯，這可是他的錯處。把大人盜出去，訴明瞭他的冤，他可不管咱們擔架的住，擔架不住。再說起來，他棄暗投明，口口聲聲說的是與咱們老五報仇，衝著這一手也不該和人家相打。再說起來了，問短了比打短了強。」韓彰說：「我不能像你那兩片子嘴翻來覆去，我們兩個人勢不兩立，有他沒我！」蔣爺說：「二哥，你可想，人家師兄弟都是請出來的，給咱們老五報仇，得罪了一個，那個也就不管了。二哥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我橫豎讓你過的去就截了。」韓二義說：「怎麼叫我過的去？你說我聽聽。」蔣爺說：「我把他帶過來給你磕個頭，這就是殺人不過頭點地。他磕頭也是頭顱點地，把腦袋砍下來也是頭顱點地。」

韓彰說：「他肯磕嗎？」蔣爺說：「人家那肯磕？我央求人家去罷。」韓二義說：「只要他磕，我就點頭。」

蔣爺復又轉身與沈中元說：「將才我二哥得罪你，就是我得罪你。咱們在黑水湖說的言語，到如今還算不算？」沈中元說：「你算我就算。」蔣爺說：「我沒有什麼不算的。磕頭哇，我先給你磕一百，換你一個。我先說給你磕頭，是在山灣呢，你不願意；你要在眾目之下，這可是眾目所觀。」沈中元說：「你真給我磕嗎？」蔣爺說：「要是說了不算，除非是臉搽紅粉。我這個人是個實心的人，人家說什麼，我也當永遠不假。」

隨說著，他就屈膝跪倒，嘴裡仍然還說著：「我這個人是個實心眼，磕一百，你們可計數。」剛要一磕，小諸葛想著：「他不能給磕，那知道真磕。」沈爺也是一半過意不去，就說了一句謙虛話，說：「算了罷，不用磕了。」蔣爺就站起身來，說：「這可是你說的，我這個人是實心認事，說的那就應的那，人家和我說，我也信以為實。說了不算，就是個婦人。你可是不要不讓我磕，該你給我二哥磕了。」沈爺心裡說：「這個病鬼真壞透了，我說了句謙虛話，他就不磕了。」問蔣爺說：「你這算完了？」蔣爺說：「不是你不讓我磕了嗎？我這個人實心認事，說了不算，臉上就搽紅粉。」沈中元說：「你真利害透了，就截了我。索性給你二哥磕罷。」蔣爺帶著過來，說：「二哥，可別的話沒有，我把沈爺帶過來給你賠個不是。錯可是你在先哪，人家可不是怕咱們哥們，人家是淨念著死鬼老五，為是給老五報仇。」沈中元一屈膝，說：「別怪乎小可了，前番盜大人是我的不是。」說畢，將要磕頭。蔣爺在旁說：「就這麼受人家的頭，咱們還怎麼稱得起是俠義？」韓二義也就覺著不對，又有蔣爺在旁一說，也就一屈膝，說：「事從兩來，莫怪一人。先前是韓某的不是。」蔣爺說：「從此誰也不許計較誰。」一天雲霧全散，眾人俱是哈哈一笑。就見對面慌張張跑來一人，說：「眾位老爺們，大人有請。」眾人這才回奔公館。

倒了公館見大人，把君山的花名呈上去，讓大人閱看。大人看畢，擇日上襄陽。池天祿又把武昌的公事回了一回。書不可淨自重絮。

到了第三日，預備轎馬起身，文武官員護送。到了棄岸登舟的時節，讓他們文武官員回衙理事，眾文武官辭別了大人。大人的船隻奔襄陽，路上無話。直到襄陽，棄舟登岸，早有預備的轎馬，金知府預備的。文武官員俱各免見，上院衙投遞手本。獨見金知府，問了問襄陽王的動靜如何。金知府說：「這幾日王府倒消停，不見什麼動靜。」問畢。知府退下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大人到上院衙，下轎入內，主管二爺迎接大人。將到屋中，更換衣巾。忽然有眾俠義圍繞著一人，原來是鐵臂熊沙老員外背著一宗物件，有人帶著見大人行禮，回明大人陣圖畫得清楚，請大人過目。觀看陣圖，破銅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